

中国古典文化大系

管子
译注

耿振东 译注

上海三联书店

中国古典文化大系

管子
译注

耿振东
译注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管子译注 / 耿振东译注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4.4

ISBN 978-7-5426-4627-9

I. ①管... II. ①耿... III. ①法家②《管子》—译文
③《管子》—注释 IV. ①B22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5496 号

管子译注

译 注 / 耿振东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 王倩怡

特约编辑 / 张红丽

装帧设计 /  灵动视线

监 制 / 吴 昊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<http://www.sjpc1932.com>

邮购电话 / 021-24175971

印 刷 /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960×640 1/16

字 数 / 139 千字

印 张 / 22

ISBN 978-7-5426-4627-9/B · 347

定 价: 32.80 元

前 言

《管子》是托名春秋前期齐国政治家管仲的一部著作。说它托名，有两层意思：一是《管子》并非管仲本人所著；二是《管子》又与管仲本人有密切联系。前者要求我们不能把《管子》完全看作管仲的思想，后者则要求我们谈论《管子》不能离开管仲的思想。正确看待《管子》与管仲的关系，有助于对《管子》一书思想内容的把握。

多数人认为，《管子》是管仲学派的著作。管仲学派是战国齐国稷下学宫时期，旨在继承和发展管仲思想而形成的一个学术团体。当时的稷下学宫，云集了各国学者，他们定期集会，相互辩论，极力鼓吹自己的学术主张；他们授徒讲学，著书言治乱，并以之干谒世主。郭沫若《十批判书》说：“齐国在威、宣两代，还承继着春秋末年养士的风习，曾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，周、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（注：指稷下学宫）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。”可以说，我们经常提到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，就是以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为中心的。

这样的学术背景，使管仲学派的著作——《管子》具备了以下特征：一、一流的学术品质。《管子》文章见解独到，思想精深，足以代表战国思想家的学术水准；二、积极的从政意识。《管子》高谈阔论的东西少，掷地有声的为政方策多，是一部实实在在的治世宝典；三、博大的文化内涵。正如稷下学宫是一个百家聚结的场所，《管子》也以一书荟萃了九流十家，浓缩了战国学术；四、不凡的理财之术。《管子》论述政府如何理财的轻重谋略，成为历朝历代赈济灾民、解决财政危机的首选。

关于管仲，我们可以这样定位：一、他是两千多年前华夏文明的捍卫者，是中华大一统思想的先驱；二、他是中国古代成就卓著的改革家之一，被梁启超誉为“中国之最大政治家”（《管子传》）；三、他是法家思想的奠基者，开创了我国古代以法治国的传统。尽管对于《管子》中无管仲遗著这一问题众说纷纭，但诵读《管子》，总会唤起对这位历史伟人的崇敬之情。

管仲，约生于公元前730年，卒于公元前645年，其时正值周平王东迁不久。由于王室日渐衰落，各地诸侯不再把天子放在眼里，周边的夷、狄、蛮、戎等少数民族也经常来骚扰，天下亟须一个维护周天子尊严、制止蛮夷猖獗的诸侯霸主。这一“尊王攘夷”的历史重任由齐桓公和管仲自觉地担当起来。

身为齐桓公的相，管仲表现出卓越的治世才华。上任

初始，他便着手改革内政，让士农工商分业定居，在各自划定的生活区域内专心生产；把齐国分为三个乡、五个鄙，实施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自治；按照土地的实际产出而不是依田亩的多少均地征税；建立行政管理与军事训练合而为一的军政一体化组织；鼓励工商业发展，积极对外通商；执行自下而上逐级推举、择优录用的三选制度；实施既怀且威、德政与法治并用的统治之术。此外，他还积极开展邻国外交，如划定疆界、归还所侵领土，派遣专员周游四方从事间谍工作，以财货贿赂他国要员，等等。在管仲的精心策划下，齐国从一个“内乱无已时”“蚩唐沸羹”的贫国、乱国（梁启超《管子评传》），一跃成为享誉天下的强国、富国。七年之后，齐国称霸，霸业延续近四十年。管仲相桓公的历史功绩得到圣人孔子的称赞。他说：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！如其仁！如其仁！”又说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

在齐国，管仲对后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。据《国语·晋语》，嫁给晋公子重耳的齐姜氏，在管仲去世多年后，仍能对管仲的施政措施背诵如流。桓公之后的历代齐国国君，都希望能得到像管仲这样的英才辅佐。齐相晏婴，是管仲之后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，可当时的齐景公依然不满足，经常鼓励他向管仲看齐。战国时期，几代齐国国君励精图治，一直想重建桓公、管仲的辉煌业绩。在称王图霸的心理驱动下，齐国人便有了营造稷下、招贤纳士的举动。这样说来，产生

于学宫内部，旨在继承和发展管仲思想，以帮助齐国统治者实现王霸梦想的管仲学派的应运而生，便不足为奇了。

战国时期，管仲学派的著作开始在齐国内外散布传播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说：“今境内之民皆言治，藏商、管之法者，家有之。”西汉初期，贾谊、晁错将它们作为“经本”传授，这些著作遂赢得“汉世行书”的美誉（叶适《习学记言》）。汉成帝时，刘向奉诏领校群籍，在广泛搜集管仲学派著作的基础上，删复存异，《管子》一书于是有了定本。

《管子》总计八十六篇，分别是“经言”九篇，“外言”八篇，“内言”九篇，“短语”十八篇，“枢言”五篇，“杂篇”十三篇，“管子解”五篇，“轻重”十九篇。现在看到的仅余七十六篇，有十篇已经亡佚了。总体来说，“经言”“内言”比较接近管仲思想，其中或许保留了管仲的一些治世言论。其他篇章，多是管仲学派对管仲思想的发展演绎，更多地反映了战国百家的学术面貌。

民国罗根泽曾对《管子》作这样的评价：“考《汉志》，《管子》八十六篇，今亡者才十篇，在先秦诸子，衰为巨帙，远非他书可及。《心术》《白心》，诠释道体，《老》《庄》之书，未能远过；《法法》《明法》，究论理法，《韩非·定法》《难势》，未敢多让；《牧民》《形势》《正世》《治国》，多政治之言；《轻重》诸篇又为理财之语；阴阳则有《宙合》《侈靡》《四时》《五行》；用兵则有《七法》《兵法》《制分》；地理则有《地员》；《弟子职》言礼；《水地》言医；其他诸篇，亦率有孤诣。

各家学说，保存最夥，诠发甚精，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。宝藏在前而不知用，不以大可惜哉！”（《〈管子〉探源》）

在亿万国人努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，重温历史，弃粗存精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有鉴于此，我们译注了《管子》。由于篇幅、体例的限制，只能选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，以飨读者。

本书以上海涵芬楼影宋刊杨忱本为底本，同时参考了历代学者的诸多研究成果。由于学识有限，书中错讹实难避免，恳请读者批评、指正。

耿振东

2013年10月

目 录

前 言	1
牧 民	1
形 势	12
权 修	22
立 政	36
乘 马	54
七 法	74
版 法	91
幼 官	96
五 辅	103
宙 合	109
枢 言	115
八 观	131
法 禁	135

法 法	139
兵 法	157
中 匡	168
小 匡	172
霸 言	176
君臣上	181
君臣下	186
小 称	192
白 心	197
水 地	211
四 时	221
治 国	234
内 业	242
小 问	257
入 国	270
桓公问	276
弟子职	279
海 王	287
国 蓄	292
轻重乙	307
轻重丁	312
轻重戊	324

牧民

题解

牧民，就是统治、蓄养人民。它作为《管子》的首篇出现有特别的含义，说明《管子》这本书主要讲述为政者应如何治理国家。《牧民》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等多个方面，内容极为丰富；它提出的许多观点，如“务在四时，守在仓廩”“仓廩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”“禁文巧”“授有德”“严刑罚”“信庆赏”“量民力”“顺民心”，不仅是贯穿全书的主线，且成为后人为政治世的指导性思想。《牧民》在《管子》一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，可以说，读懂了《牧民》，就把握住了《管子》的精神实质。

《牧民》不仅思想博大精深，文字的艺术表现力也很强。篇中多对偶用韵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；多用排比加顶真的复合修辞，既增强了文章的气势，又环环相扣，显示出文章内在的逻辑性。这种艺术风格，在后面的文章中亦多有体现。

凡有地牧民者^①，务在四时^②，守在仓廩^③。国多财则远者来，地辟举则民留处。仓廩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。上服度则六亲固^④，四维张则君令行^⑤。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^⑥，守国之度在饰四维^⑦。

顺民之经^⑧，在明鬼神、祇山川、敬宗庙、恭祖旧。不务天时则财不生，不务地利则仓廩不盈。野芜旷则民乃荒^⑨，上无量则民乃妄。文巧不禁则民乃淫，不障两原则刑乃繁^⑩。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，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，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^⑪，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

右国颂^⑫。

注释

- ①有地牧民：占有土地蓄养人民，即治理国家。
- ②四时：一年四季的农活。
- ③仓廩：粮仓，这里指粮食储备。
- ④服度：遵守礼仪制度。
- ⑤四维：即下文将要提及的礼、义、廉、耻。
- ⑥文巧：奢侈品的生产、使用。
- ⑦饰：通“飭”，整理、整顿。
- ⑧顺：通“训”，教育、教训。
- ⑨荒：逃离、逃亡。
- ⑩障：堵塞，杜绝。两原：文巧的生产、使用。
- ⑪校：闻一多说：“校’读为姣。《广雅·释言》：‘姣，侮也。’通作‘佼’。”这里指轻侮其上。
- ⑫国颂：治国之法。颂，通“容”。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容，法也。”

译文

治理国家，必须指导人民抓好四时农业生产，保证充足的粮食储备。国家富有，远方的人就会来归附；土地大量开垦，人民就会留下来居住。粮食充足，人民就懂得礼节；丰衣足食，人民就懂得荣辱。君主遵循法度，亲属之间才能团结一致；倡导礼义廉耻，君主政令才能贯彻执行。减少刑罚的关键，在于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和使用；国家长存的方法，在于整顿人民的四维观念。教育人民的主要措施，在于使人民对鬼神、山川、祖先、宗亲旧臣有尊崇、敬畏之感。违反四时节令，生产不出财富；不致力于农事，粮仓不会充盈。土地荒芜空旷，人民就会四散逃亡；统治者征敛没有限度，人民就会犯上作乱。奢侈品的生产、使用不能禁止，人民就会淫荡放纵；不堵塞文巧的生产、使用这两条祸根，刑罚就会日趋频繁。不敬重鬼神，粗野之民就无从顿悟；不祭祀山川，威法重令就无从颁行；不敬奉祖宗，人民就会轻侮其上；不尊重宗亲故旧，孝悌之心就不完备。礼、义、廉、耻不发扬光大，国家就会灭亡。

以上是“国颂”。

国有四维^①。一维绝则倾，二维绝则危，三维绝则覆，四维绝则灭。倾可正也，危可安也，覆可起也，

灭不可复错也^②。何谓四维？一曰礼，二曰义，三曰廉，四曰耻。礼不逾节^③，义不自进^④，廉不蔽恶，耻不从枉。故不逾节则上位安，不自进则民无巧诈，不蔽恶则行自全^⑤，不从枉则邪事不生。

右四维。

注释

①维：刘绩说：“维，网罟之纲。所以张之者，此四者所以立国。故曰维。”

②错：通“措”，安置。

③节：等级规范。

④自进：不经过推荐，自己投机钻营。

⑤自全：完美。

译文

有四条维系国家安危的准绳。一条断了，国家就会倾斜；两条断了，国家就会危险；三条断了，国家就会倾覆；四条断了，国家就会灭亡。倾斜可以扶正，危险可以挽救，倾覆可以再起，灭亡就不可收拾了。这四条准绳是什么呢？一是礼，二是义，三是廉，四是耻。礼，就是不逾越等级规范；义，就是不妄自钻营；廉，就是不掩饰过错；耻，就是不走歪路。所以，不逾越规范，君主的地位就安定；不妄自钻营，人民就不会巧谋欺诈；不掩饰过错，人民行为就自然端正；不走歪路，邪恶的

事情就不会发生。

以上是“四维”。

政之所兴^①，在顺民心。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。民恶忧劳，我佚乐之^②。民恶贫贱，我富贵之。民恶危坠，我存安之。民恶灭绝，我生育之。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，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，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，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。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，杀戮不足以服其心。故刑罚繁而意不恐，则令不行矣。杀戮众而心不服，则上位危矣。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^③，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^④。故知予之为取者，政之宝也。

右四顺。

注释

①兴：兴起，推行。

②佚：通“逸”，安逸。

③四欲：指上面说的“佚乐”“富贵”“存安”“生育”四种欲望。

④四恶：指上面所说的“忧劳”“贫贱”“危坠”“灭绝”四种厌恶的东西。

译文

政令之所以推行，在于顺应民心；政令之所以废弛，在于违背民心。人民厌恶忧劳，我就使他们安逸；人民厌恶贫贱，我就使他们富贵；人民害怕危险失败，我就使他们安定；人民害怕断绝后嗣，我就使他们生育繁衍。能使人民安逸，他们就会为此承受忧劳；能使人民富贵，他们就会为此忍受贫贱；能使人民安定，他们就会为此承担危难；能使人民生育繁衍，他们就会为此献出生命。所以，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畏惧，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服。刑罚繁多人民却不畏惧，政令就无法推行了；杀戮众多民心却不顺服，君主的地位就危险了。因此，满足人民上述四种愿望，远方的人就会来归附；强行推行上述四种厌恶的事情，亲近的人也会叛离。由此可见，懂得给予就是取得的道理，就是掌握了治国的法宝。

以上是“四顺”。

错国于不倾之地^①，积于不涸之仓，藏于不竭之府，下令于流水之原^②，使民于不争之官^③，明必死之路，开必得之门。不为不可成，不求不可得，不处不可久，不行不可复。错国于不倾之地者，授有德也。积于不涸之仓者，务五谷也。藏于不竭之府者，养桑麻、育六畜也。下令于流水之原者，令顺民心也。

使民于不争之官者，使各为其所长也。明必死之路者，严刑罚也。开必得之门者，信庆赏也^④。不为不可成者，量民力也。不求不可得者，不强民以其所恶也。不处不可久者，不偷取一时也^⑤。不行不可复者，不欺其民也。故授有德则国安，务五谷则食足，养桑麻、育六畜则民富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，严刑罚则民远邪，信庆赏则民轻难，量民力则事无不成，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。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，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。

右十一经。

注释

- ①错：通“措”，安置。
②流水之原：水的源头，借指事物的根本。
③官：职业、行业。
④信：守信用。
⑤偷取一时：贪图眼前的利益。

译文

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，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，把政令颁发在事物根本的位置上，把人民安置在没有争执的职位上，使人民清楚犯罪必死的道路，向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。不去做不可能成功的事情，不追求不应该得